

---

# 迟到的市场经济与中国农业的走向<sup>1</sup>

高桥五郎

(TAKAHASHI Goro, 爱知大学)

迟到的市场经济总是伴随着双重结构而成长发展，这在经济史上已是通则。中国也不例外，不仅如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仅仅是迟到的，还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大的市场经济，这也会使双重结构变得更大更复杂。

农业是中国经济中形成双重结构的典型部门，<sup>2</sup> 相对于其他产业部门它正处在逐渐掉队的过程中。现在的谷物<sup>3</sup>年生产量比1996年的5亿吨减少了5000万吨，但从其潜在能力上看可以维持在5亿吨的水准；畜产品的年供给量超过6000万吨，比5年前增加了40%，仅仅从粮食供给部门看，可以认为农业部门正在履行其社会使命。另外不仅从量上，从质上也证明了农业部门的成长。比如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上升，还有谷物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人每年的生产量）进入本世纪后达到了1400公斤的水准，比上世纪80年代的1200公斤、90年代前半段的1300公斤都有了提高。谷物（含薯类植物）的土地产出率（一公顷的年生产量）从上世纪90年代起迅速增长，1993年达到了4500公斤，98年更是创纪录地达到了4945公斤。

增产不仅为农村提供了基本的粮食消费量，还产生了农产品销售增加的效果。从农民年均销售量上看，谷物1996年开始剧增，从1990年的180公斤上升到2001年的268公斤，同期蔬菜也从65公斤上升到133公斤，果品从13公斤上升到48公斤。蔬菜和果品的激增说明商品作物的整体性增加，换句话说，表明主要食用谷物正从自给转向过剩和农业全面性的市场化。尽管今后为了适应畜产品和饲料作物需求增加的倾向，生产项目会向这些行业转移，但可以认为中国农业已经在原则上完成了它的使命。出口的增加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出口决不是所谓的“饥饿出口”，尽管中国的“谷物”由于没有采用国际标准无法进行单纯的比较，但是可以认为土地产出率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日本的大米的生产水平。就是说中国农业历史上第一次完善了可以安定地向国民提供让他们安心的粮食（供给）体制。今后尽管人口还会持续增长，但是，由于以下(1)少子高龄化的发展（9岁以下的人口比例从1991年的20%下降到了2000年的13%，4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则从26%上升到了33%，人口的重心明显地向高年龄层偏移）；(2)可替代体力劳动的技术的普及导致劳动所必要的热量需求的下降等等原因，粮食需求的增长将会变缓。

但是我们能不能据此就认为中国的农业部门已经取得了与其自身承担的任务相称的经济回报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农业产出的）15%的国内生产总值必须被3亿2400万的农业劳动者平均，这样一来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2001年为人均300美元）就只有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了。恩格尔系数尽管从上个世纪的55%改善到了2001年的48%，但这还是要

比城市居民的高出10个百分点，并且还有再度扩大的可能。

基本上可以达到满足粮食供给的农业部门却无法保证可以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其中有几点原因。第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过剩。如果（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降至三分之一，农村居民的个人所得就能翻两倍，和城市居民持平。为此，必须减少两亿农村人口。当然，生产力就必须再提高两倍。第二，目前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保障制度的弱化和包括基层行政机关在内的各种税收制度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些负担压低了农村居民实际可使用的收入所得。农村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在生产率上的差距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会出现扩大的倾向，为此，日本、美国和欧盟都是靠进行巨额的农业补贴来支持农业部门的。

农业部门要想拥有和工业部门同等的生产率，就必须将农业经营产业化并开发出可以对自然规律进行扬弃的技术。但是，后者是长期性的，其解决也极为困难。而减轻农民负担因为要与对地方行政官僚机构进行合理化相挂钩，也不是容易解决的。

入世之后中国将有义务降低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因此可以预见中国将会继续增加进口。另外在世贸组织迷失方向的今天<sup>4</sup>，中国将很有可能以其易发挥影响力的东南亚为基点转而进行自由贸易区（FTA）谈判。中国与东盟各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已经开始，比如已经和泰国签订了200种以上农产品的免税协定。

如果和农产品为主要产品的这个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的农业部门将不可避免地蒙受巨大牺牲。如果这个进程继续下去，农业部门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会对日本和东南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中国和亚洲的农业部门正在经历无法预测的历史性变化，为了预测中国农业部门的结构变化，笔者认为有必要以资源分配的公正性为中心、对生产要素进行详细的分析，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对双重结构的缓和与解决进行理论性的论证。

---

1 本文仅为讨论稿，并非评论文章。

2 谷物中包含薯类植物。

3 这个概念综合了以下三个概念：作为生产概念的农业，作为生活空间概念的农村，作为人力资源概念的农民。

4 笔者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原来的作用在于调节国际间的产业结构。但是通过分析坎昆会议的决裂形势，笔者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现在已经蜕变为单纯的南北对立的构造了。

(刘星 译)